



斯诺与海伦的 恩怨离合

窦应泰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斯诺与海伦的


跨国恋情
与两个家



斯诺与海伦的
跨国恋情与两个家

7247.53

403
窦应泰
著



斯诺与海伦的 恩悲离合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斯诺与海伦的恩怨离合

著 者 窦应泰
责任编辑 刘慧杰
责任校对 孟 奇

封面设计 张 迅
版式设计 胡学军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5 插页 4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068-8/1·165
定 价 19.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章 谁为中美关系的信使?	22
第二章 分手 20 余载后, 斯诺第一次给海伦写信求援	31
第三章 海伦 25 岁生日的夜晚, 斯诺赠予她一枚银戒	46
第四章 有情人终结连理, 斯诺看重的不仅是海伦的 美貌与才华, 更珍爱她令人吃惊的勇敢	65
第五章 法国巴黎, 黄镇大使在期盼着斯诺的来访	91
第六章 斯诺对洛伊斯说: “中国不但不可怕, 她还是我的第二故乡!”	109
第七章 第一次去西安, 海伦没有实现她的 夙愿, 无功而返	125
第八章 重游保安山与水, 斯诺有一种最后 告别的预感	143
第九章 海伦第二次来西安, 招待所里险象迭生	166

第十章	毛泽东对斯诺说：“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	190
第十一章	斯诺与海伦敦惊奇地发现，回国后他们之间的误会增多，而理解减少了……	211
第十二章	斯诺梦中的遨游：战时苏俄四年间	238
第十三章	尼克松心系埃辛斯	266
第十四章	五年后在麦迪逊重逢时，爱情的影子已从他们的眼睛里消失……	283
第十五章	斯诺再次从亚洲归来后，就来到他所向往的洛杉矶……	310
第十六章	埃辛斯小村寒冷的拂晓，他仿佛听到了北京的迎宾礼炮声……	341
第十七章	海伦在提出访华申请时说：我可以以《续西行漫记》的作者身份去中国……	380
第十八章	在哈得孙河上寻觅斯诺的旧踪……	419

序 章

1942年的春天。

哈德孙河流经美国的东部城市纽约以后，在不远处拐了一个弯，然后碧波潺潺的河面，不知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宽阔起来。当这条水流越来越湍急的河水流过康涅狄格州不久，在左岸边便可以见到了那个有名的小镇——麦迪逊镇。

小镇之所以颇有名气，是因为这里住着两位名噪东方的“世界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多年以来，这两位著名的西方记者，一直在东方的一块古老的国土上跋涉采访。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这对带着东方征尘的伉俪，一先一后双双回到了哈德孙河旁的麦迪逊小镇上来。他们住在斯诺的旧居——一座红墙黑瓦的破陋小楼里，新的生活将从这里开始了！

“福斯特，我准备在不久，还要到亚洲去进行一次采访。这一次我所选中的国家是与中国同样古老的印度！”望着小楼窗外那淅淅沥沥的春雨，倚在床榻上沉思往事的埃德加·斯诺，忽然打破沉默说。

“你疯了吗？”伏在桌案边忙着整理从中国带回来的大量采访笔记、显然已经显得精神疲惫的妻子海伦女士，困惑地抬起

头来，不解地望了一眼不甘寂寞、困在住宅里百无聊赖的丈夫斯诺。

“我没有疯，你知道我是一个永远也闲不住的人。我必须要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否则我的生命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了！”

“埃德加，我们不能再走了，这几年在国外的奔波实在是有些太累了。我们理应在麦迪逊小镇上安静地休息一下，然后才可能再出去。就像飞倦的鸟儿一样，怎该安歇下来，休整以后才能继续工作。”

“不，我和我的见解不同。我是一个永远也不知道疲倦的人，再说，我的职业是新闻记者。记者是什么？福斯特，我的见解是，记者的许多文章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仅仅是用手来写，而应该用脚来写！”斯诺固执地表示他的意见。为了加重语气，他甚至从床榻上一骨碌爬坐了起来，煞有介事地挥动手臂，激动地来阐述他的意见，并且试图以这种毋庸置疑的坚定态度来使海伦接受。

“埃德加，你变得越来越偏激了！”海伦也停住了手中的笔，她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自从双双从亚洲返回美国的康州小镇以后，像这样的争吵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了。所以，海伦对于这种意见不一致时的争辩习以为常，并且也没有丝毫容忍与服输的打算。她激愤地说：“我承认，记者在完成他的文章时，有时不仅仅需要手，还要到处去奔波。可是，我们已经在亚洲奔波了近十个年头，如果还需要继续这种奔波的话，至少也应该休息一下。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我反对休息，我们在美国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种休息已经够漫长的了！”斯诺在发生争吵的时候，也一改平时的憨厚斯文，因为激动，他面庞涨红了。大声地说道：“福斯

特，我始终认为人的生命十分短促，只有有效地利用分分秒秒，才可以不空活一世。而印度，还有非洲、欧洲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我们的足迹还没有到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年轻的时候走遍天涯海角呢？”

海伦不以为然地说：“很可惜，我不是个旅行家。我认为一个记者在他得到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去整理、消化这些多年采访的资料。然后再将这些资料变成一部又一部的作品，这样做难道不比一个人到处乱跑更有实际意义吗？”

斯诺激动地跳起来：“福斯特，如果你想躲在家里写文章，当作家，我并不反对。可是我埃德加到底是个闲不住的人，你可以设想，如果我也像你一样心安理得地留在美国，又有什么事情可做呢？”

海伦说：“你也有写不完的文章呀！此外，你留在美国还有其他的选择。譬如已经有人建议你，可以在美国空军情报部，或者在《星期六晚邮报》当战地记者这两个职业上，任选其一！为什么刚回到美国来，又想出去呢？”

斯诺拍着桌子大声说：“你好糊涂，我之所以主张要去印度，就是因为我已经决定拒绝去到空军情报部任职，并且已经同意做《星期六晚邮报》的战地记者。福斯特，你可知道什么是战地记者吗？战地记者就必须马上到战地上去才行。如今二次大战还没有结束，我就必须尽快地到战地上去采访才行！”

“好吧！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海伦见争吵无效，又发现斯诺去国外采访的决心已定，情知无法扭转。她只好委屈地叹了一口气，说：“既然如此，你就自己去印度吧！……”

“唉，福斯特，其实我们又何必吵呢？”斯诺见妻子妥协，也发觉方才自己的失态，他急忙凑了过来，掏出手帕来为海伦

脸上所挂着的几滴泪珠小心揩拭。在发现海伦双手掩面，委屈地啜泣时，性格如火的斯诺立刻心生悔意，连连地劝道：“让我们记住，这是最后一次吵架，下不为例！”

海伦破涕为笑，说：“但愿你早去早回，一路平安！”

1942年4月13日。

这是一个在西方人眼睛里非常不吉利的日子，埃德加·斯诺却如期地从纽约郊外的一个空军基地搭上了一架飞往亚洲的洛克希德式客机！

这是一次危险的航行。

当天下午时分，这架只能运载15名旅客的洛克希德式小型客机，在春天的狂风中从停机坪上一跃飞上高空。此刻，坐在这架飞机E座上的埃德加·斯诺，是以忐忑不安的心情，透过椭圆形的机窗口俯视地面的。

他望见地面上沙尘飞滚。

斯诺不能不回想起两小时前他在麦迪逊小镇，将要离开时与妻子海伦的吻别。

“如果你一定要走，我知道也是无法将你留住的。因为你的心不仅属于你的妻子，同时更属于你的事业。可是我无法接受的却是，你为什么偏要选中今天去国外？”海伦当时这样茫然地眨动着一双妩媚的眸子，以不解的语气向丈夫发问。

“福斯特，莫非你不知道现在是战争时期吗？你是很忌讳这个不吉利的13号吗？唉，很遗憾，我对此毫无办法！”斯诺很理解妻子的担心。他也从内心里不希望在4月13日这个不吉利的日子启程，开始他新一次的亚洲之行。斯诺无可奈何地向海伦叹道，“你也许不知道，在战争时期，我们美国每天只有9架可以飞越大洋的飞机。像这种每架只有15名旅客的飞机，又怎么可以运得了每日数以千计想去亚洲和非洲的旅客

呢？”

“我当然知道机票很难购买，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你在这个不吉利的日子，开始你的新旅程。因为你完全可以再等下一次的机票嘛！”海伦虽然在返回美国以后，不时地与丈夫因为琐事而争争吵吵。然而她与他终究是一对患难的情侣，多年结下的深厚友情，使得海伦不能不关心斯诺此行的安全。

斯诺却将头一摇说：“我不能继续等下一次的机票。因为我的时间太紧，报社给我去亚洲采访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因为避开倒霉的13日就浪费一天时间的话，显然是很不值得的。再说，我也并不相信13日这个不吉利的日子，当真会发生什么不测！”

“但愿你万事如意！”海伦在斯诺临行时与他亲昵地拥吻，在门旁十分温存地祝福他。

洛克希德双引擎客机升上千米高空。天穹灰蒙蒙的，惨淡的日光已经被从远方天际涌起的一团团雨云所遮挡住了。高空中的风速更猛，使得这架在战时频繁飞越大洋的客机，不安地在气流和云团间发生剧烈的颠簸。

斯诺由于长期担任采访重任，所以无论他在中国，还是后来返回美国，乘这种当时在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洛克希德飞机进行空中旅行，本来是寻常之事。可是，今天不知为什么斯诺的心却悬了起来，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紧张与惶恐。或许当真被海伦不幸而言中，在这个13号的不吉利日子里进行远航，会发生一种什么意想不到的不幸吗？“不！不可能！”斯诺本能地在内心中否认。可是，尽管他主观上希望自己保持镇静，心里却是慌乱不已，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下来。

一团团浓黑的云朵在飞驰。

斯诺透过机窗口，眺望着前方。距他所乘坐的这架飞机数

百米远的高空中，也有同样一架运载着 15 名旅客的洛克希德客机在茫茫的云海里浮沉。他知道那是在纽约郊外机场起飞时，彼此相差只有 5 分钟的另一架飞机，在云海与长风中飞行。

当斯诺想到还有另一架先于他起飞的客机，也同样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航行时，他的紧张心绪稍有缓解。可是，就在这时，一件令斯诺永生难以忘怀的事件突然发生了！

“不好！”突然，向窗外眺望的斯诺，发现前方那架近在咫尺的飞机，不知何因在浓黑的云朵间，失去了平衡。机翼忽左忽右，机身忽上忽下。这使斯诺望之生畏，心中暗暗地叫着。他从这种反常的情况中，可以判断出那架飞机可能发生了十分意外的情况！也许当真是海伦所说的 13 号不吉利吗？斯诺从来不相信迷信，他在心里极力地否定着什么，也在希冀着什么。可是，他看见前方的那架飞机忽然从高高的云端倏然向下降落。

“轰——轰——轰”就在这时，斯诺看见那架飞速下滑的飞机，突然发生剧烈的爆炸。随着一团刺目的火光，飞机在半空中顿时被炸得支离破碎，残片纷飞！

“上帝啊——！”斯诺惨叫了一声，双手情不自禁地捂住眼睛。

前一架飞机失事后，斯诺所乘坐的客机内，顿时人心慌慌，一片紧张。随着浓云的不断凝聚拢来，加之日已沉入云海，整个天体一片昏黑。

“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旅客中有女人在惊呼。

斯诺无法看清一张张在紧张与惊悸中变得浑身发抖的面孔，但是他能够感受到客舱中的紧张与恐怖。

“不要怕！”斯诺在经过惊骇的一刹后，反而显得轻松自

若。这也许与他早年在中国采访时所遭遇到的种种险恶环境无关系。在黑暗而上下不断剧烈浮沉的机舱里，斯诺在内心中这样对自己说道：“我虽然比别的旅客年轻，但是，我比大多数人生活得充实而自由。我曾经到过世界上一些经常发生动乱的地方。见过世面，结交了一两个知心朋友，我很高兴和经常做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即便今天当真有空难发生，我也死而无憾！……”

尽管许多人都在危险四伏的机舱里各自做着祷告，可是，在夜空中飞行的客机，并没有走出险境！

因为，这时一个令人心跳和不安的事情发生了。

飞机迷航了！

斯诺的心又悬了起来。他已经从机窗口望见，此刻飞机已经在低空飞行。机翼下不见了他所熟悉的太平洋。他知道那一望无垠、波涛滚滚的大洋，是他从美国飞往亚洲——那个他所熟悉地区的必然通道。可是现在，埃德加·斯诺在低空盘旋的飞机上透过机窗所望得见的，被降落信号灯昏黄灯光所映照的，却是一片又一片岩石、生满荆棘和骆驼刺的大沙漠……这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往这无边的大沙漠里飞？为什么？”“大沙漠是死亡之地！”“快，快让我们飞出这片死亡陷阱！”……一刹时，那些惊恐万状的美国旅客们，都情不自禁地发出恐怖的吼叫。

只有斯诺不喊。

他静静地坐在窗前，一言不发。他已经准备在随时可能发生的空难中死亡。在这种非常紧张的关头，斯诺忽然间想起了与他在中国结识并结合，有过非凡患难经历的妻子海伦·福斯特。

他在黑暗中闭目向冥冥中祷告：“福斯特，永别了！如果

应该责怪的话，就应该责怪我为什么多次不能听信你的劝阻！为什么我偏偏要在4月13号这一天开始旅行！？……”

飞机仍然在陌生而恐怖的大沙漠里浮沉。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斯诺与同机上那些忙于准备遗嘱的惊慌旅客。

“请各位旅客不要慌！”突然，一位机组人员走进了人声嘈杂的客舱，他庄严而郑重地向包括斯诺在内的男女旅客们大声地宣布，“方才，我们在准备飞越太平洋的时候，不料作为飞机导航的无线电射束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现在，我们终于又找到了可以挽救我们这架飞机的无线电射束了！旅客们，我们可以从死亡航行中，找到一条生路了！……”

“万岁！”那些一度惶恐不安的美国人都双手高举，不断地发出惊喜过望的欢呼。

斯诺却问道：“请问我们何时可以飞往亚洲？”

“请问我们目前在什么地方？”有一位老年女乘客忽然醒悟过来。

机组人员失望地摊开双手说：“我们现在距大洋越来越远了，我们是在非洲的上空航行！……”

“什么？来到了非洲？”斯诺大吃一惊。

旅客们参差不齐地叫了起来。有人说：“我们不去黑非洲，我们请求你们重新向既定的航线飞去！……”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机组人员无可奈何地耸肩摇头，叹道，“我们的飞机上汽油已经很有限。如果我们能够很顺利地在埃及的地面上安全降落，那已经就是上帝的恩典了。如果谁去亚洲，也只有在非洲的某一个机场再行转机了。此刻，我们希望只求得一个安全的降落！……”

“不去非洲，我们不去！”有些不能如愿的旅客还在愤愤地

提出抗议。

“请各位不必再喊了，”斯诺却已经在刹那间最先接受了在非洲降落的现实，因为他可以实现有生以来首次前来非洲采访的夙愿。他忽然站起来，以息事宁人的语气对众人说道，“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随遇而安！现在飞机已经没有可供飞越大洋的油料了，如果马上去亚洲是注定没有可能的事情。我们只求得安全的降落，不管它降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指责和请求之声戛然而止。

那架在非洲大沙漠里低空盘旋三四个小时的洛克希德式客机，已经精疲力竭了。终于在子夜时分，飞临埃及首都开罗，当地面上顿然出现一片亮闪闪的灯火时，斯诺和飞机上所有的美国人，都情不自禁地相互拥抱起来……

“……福斯特，那天夜里当我和那架随时都可能在空中爆炸的飞机上，为自己行将结束短暂的记者生涯而悲哀的时候，真后悔不该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开始这次旅行。值得欣慰的是，不久我便有了一次在非洲采访的机会。也许这是上帝对我的一次刻意的安排，在古老的埃及采访时，很意外地得到了尊敬的国王伊木·沙特的接见。我在这里居然有一个被国王任命为新闻专员的机会。位于非洲东北部、沙漠占该国百分之九十的埃及，也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

埃德加·斯诺的信从中国的抗战陪都重庆，用航空的方式远涉重洋地寄到美国康州的麦迪逊小镇时，已经是1942年的7月。

海伦读到丈夫的这封长信，心里充盈着无限的快慰。自从斯诺在4月里那个十分不吉利的日子，从麦迪逊小镇上的那幢古朴的小楼里离去后，几个月的时间，她完全不知道丈夫的下

落。如今海伦方才知道，果然不出她之所料，斯诺在4月13日那天的航程并不顺利。甚至在数千米高空中，险些发生意想不到的空难。这件事情海伦禁不住有些后怕。她忍不住来到小楼的窗前，双手合十地遥望碧蓝悠远的天宇，虔诚而执着地为此时已到了中国重庆的埃德加·斯诺从内心中发出祷告：“埃德加，但愿上帝永远保佑着你！……”

“……古老的埃及有它悠久的历史。阿拉伯人和土耳其、法国等均入侵过埃及。那条有名的苏伊士河竟然还是法国人所开通的，这一切我从前均一无所知。值得庆幸的是上帝安排我来了解它。福斯特，此次我到埃及因祸得福，不但亲眼领略了独特的风光，而且还结识了许多友人。其中我国在埃及寻找古文物的卡尔·特威切尔教授，驻非洲的本·罗伯逊将军，成为我在埃及短暂时日中的密友。是罗伯逊和特威切尔两人，和我一齐跋涉在阿拉伯半岛之上，去追溯考察了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条古老的河道。一直在埃及逗留到今年5月，我才恋恋不舍地搭飞机前往印度。……”

海伦没有机会去埃及。可是她在默读埃德加·斯诺从重庆寄回来的家书中，已经感受到一个陌生非洲国家的风土人情。

“唉，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也许埃德加是正确的。”海伦想起她与斯诺回国后在麦迪逊小镇上的生活。经常不断地为琐事发生口角龃龉，有时甚至为一件根本不值得的小事情也吵得很凶，无形中冲淡了她们在中国时所结下的患难友情。在频繁的国外奔波过后，海伦如今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港湾，供她休息与潜心地写作。她觉得去一次中国，几年间所搜集到的资料和素材，可以供自己与斯诺写上一辈子的了。在这种急需要出成果的时候，海伦认为与其继续到世界各国奔波，不如安下心来勤奋笔耕。也许这正是她与丈夫在思想上产生分歧的重要

原因。现在，斯诺居然在令人感到陌生乏味的非洲，神奇地发现了一个颇具灿烂文明的古埃及，不也是一位新闻记者的功绩吗？

“是的，埃德加不但是个记者，也同时称得上是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海伦从心里感觉到她当初不该那么拼命劝阻埃德加·斯诺在回国后不及休息又匆忙出国的做法有些失当之余，又强烈地感受到一个青春女人长时间与丈夫分居的苦恼。也许恰恰是由于这一潜在的意识，滋生了她对斯诺的不满。海伦是在既恨他又爱他的复杂心态支配下，反复地细读着斯诺的来信：

“福斯特：你一定会为我又会去中国感到吃惊吧？事实是这样的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是在5月中的一个雨天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的，16世纪这里曾被葡萄牙和英国殖民主义者所占据。本来，我是很想在印度进行一段时间采访的，可是就在我到达这里不久，《星期六晚邮报》电示我马上离开 New Delhi（新德里），我必须尽快越过喜马拉雅山，到那个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国度去进行采访！这样，我就再次来到了中国……”

就在海伦女士在美国康州的麦迪逊小镇上读到埃德加·斯诺这封信的时候，斯诺已经从中国的重庆飞回了印度首都新德里。

雨季已经来临。在亚洲战场日军日益疯狂进行血腥屠杀的时候，新德里不失为亚洲的一处可供记者小憩的地方。斯诺在这座城市的北郊，得到了一个由印度政府提供的恬静旅舍。窗外是沙沙沙的连绵细雨，斯诺恰好可以在安静的房间里，写出一篇又一篇虽然采自中国，却无法从那里写出并发出的文稿。